

若載重鈔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復患身既
傾弱而禍速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
未開而莫讓攝官可不堪嗟乎陳季所以作
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八九十
三五同卷 真五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射之會
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
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
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
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為也若乃高巖將實非
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樹壤所遏則不苟且
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
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
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
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
尋滅孫琳桑隆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
而號咷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
七人無道可救致令主莽之徒生其姦變外
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
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
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賤抑
况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

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
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
騷亂若桀之于辛推哆尺氏切紂之崇侯惡
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
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壇直道守法嚴
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
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君有違
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
安於上己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
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
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
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
蓋世者不賞感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
勦勞無二者且猶鳥盡而弓棄兔斃而犬烹
况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足矣異夫
為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
之而云我能為伯瑜嘗參之孝但吾親不中
奉事故棄去之雖日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
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
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

要而論前督之惡買僕實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為是而伊霍為賢此乃相勸為慚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為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為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年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闕不道之端下凌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因於說辯方論湯武為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為不知權之為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及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刻鋒之端

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速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牛犧牛之被絞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落口於雲日之酒飢人之取飽於醬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為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為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言為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為不道于時上下蕭然無以折也況吾為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道教學社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已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皁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構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于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之猶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則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涓濱呂尚之傳巖間傳說之